

03.17

河间县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89



政协河间县委员会编

062450

河间县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间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

封面题字：贾 震

封面设计：孙铁宝

河间县文史资料第（四辑）

编 辑：政协河间县委员会

印 刷：河间县印刷厂

沧出准字：89 003

邮政编码：062450

印 数：2000册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河间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顾 问：秦根祥 孙铁宝

主 编：沈 英 王树斌

编 委：金紫衡 许均庭 郭 文

左炳文 田胜武 罗润祥

张德山 卢 涛 聂东海

张 新 沈瑞国

目 录

- 1、冯国璋事状……………公孙旬提供 (1)
- 2、冯国璋的后代们……………公孙旬 (11)
- 3、冯国璋轶事……………袁家宾 (22)
- 4、冯国璋琐记……………袁家宾 (32)
- 5、冯国璋的故事……………聂东海 (38)
- 6、冯氏一支家谱……………公孙旬提供 (47)
- 7、袁世凯在河间举行的秋操……………袁家宾 (54)
- 8、曲坛生涯六十载
——访著名西河大鼓艺术家田荫亭……………沈 英 (55)
- 9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……………耿建华 (63)
- 10、梨园春深花满枝
——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春……………荆 晖 (64)
- 11、访著名相声演员李国盛……………知 笑 (74)
- 12、访“笑星”冯巩……………张春山 (78)
- 13、艾文会小传……………李继光 (80)
- 14、艺术家夫妇的《生死相约》……………陈 可 (82)
- 15、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韩秀传……………**韩 梗** (84)
- 16、赵克让与梁翎忱……………聂东海 赵建忠 (88)
- 17、开明律师梁锡纶
——回忆先父二三事……………梁晓云 (96)

- 18、带着寿衣转战各地
——记赵锡章烈士……………党德信 (101)
- 19、张树桢烈士……………凡人 (107)
- 20、水利专家孙绍宗……………陈式良 (109)
- 21、爱国的青年地质学者马叶谦
……………傅味根 金紫衡 (113)
- 22、牛子冕先生传略……………罗云祥 孙志广 (115)
- 23、著名中医钱祺光……………卢涛 张揆一 (121)
- 24、望尽鯢洋泪未干……………金紫衡 (124)
- 25、晚清名士张梅岩……………卢涛 张揆一 (127)
- 26、竭尽绵薄为统一
——访爱国老人马鸿瑞先生……………晓师 (129)
- 27、抗日战争期间
我在印缅战场上的一段经历……………周汝梅 (135)
- 28、闪电手张占魁……………左炳文 (140)
- 29、武术世家马登云……………张守平 (147)
- 30、武术拳师银盾获得者李登瀛
……………左炳文 赵林 张守平 (150)
- 31、武林壮士左桂林……………贾清河 (154)
- 32、城南斗匪记……………秦根祥 (156)
- 33、不光彩的村史
——简记务尔头土匪始末……………樵夫 (166)

- 34、访毛公祠遗址有感 **俞 林** (173)
- 35、台湾詹氏宗亲团来河间寻根问祖.....史 志 (174)
- 附一 詹氏世界大宗祠沿革
- 附二 董董事长谈感怀
- 36、范家坨突围战始末
——河间义和团与天主教磨擦缩影.....闻 诗 (174)
- 37、文史书信
——梁晓云致秦根祥主席..... (196)
- 38、篆刻四方.....孙铁宝 (封三)

封面照片说明

“七七”事变前夕，宋哲元为其属部河间驻军颁发的景泰兰奖杯。（奖杯高29公分，口径12公分，中间最大口径19公分）奖杯正文系篆书“精勤”二字，上款“陆军第二十九军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度年终校阅第一三二师二旅三团机关枪连优胜纪念”，下款“军长宋哲元赠”。

（此奖杯系1980年河间新华书店门市部工地出土）

冯国璋事状

公姓冯氏，讳国璋，字华符，直隶河间人。为明开国勋臣冯胜之后。永乐北徙，冯氏由应天着籍河间。清之初叶，有任将军者，其后家世耕读，所居为河间城外之诗经村，即汉毛公讲学处。田园之乐，诗书之泽。迨公祖若父时，尤丰亨豫大。父春棠有子四人，公其季也。昆季性均豪放，不事家人生产，读书余暇，恒走马击剑为乐，又比岁荒歉，则益困，赠公折卖房屋，以供子束脩。至公就傅时，乃无一椽之庇。

公幼而岐嶷，每横览时局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，论事不作凡近语，顾生计益蹙，亲族靡能周之者，至为佣力以自给。既乃偕三兄负笈者省垣，肄业莲池书院，且读且谋生计，辄以贫废学，于是公年二十七矣。

时公族叔祖晓亭公就大沽直字营幕，乃投笔而起，走大沽统将刘祺营次为走卒。祺固儒将，与语，大奇之。

清光绪甲申乙酉间，直隶总督李文忠公鸿章愆于淮军之暮气，创设武备学堂于天津，征取各营颖异之士，祺即以公应。公潜心力学，每试辄冠其曹，然课余之暇不以武备废文事。公诸兄皆入县学，仲兄以拔萃贡成，均声誉尤著。时方右文，公常愧不如诸兄，无以承老父欢。值年假回籍应科试，时功令特设数学附生额，公以明算故。一试而捷。武备

生多出卒伍，文试获隽自公始。文忠喜曰：“武校出文生矣。”是年应戊子顺天乡试，膺荐未售，仍返校中受课。己丑正月丁赠公忧，贫无以葬，厝柩宗祠中，室三楹，才足蔽风雨，公痛甚。既贐乃迁葬，且葺祠而新之，曰以志吾终身之恨也。庚寅学成毕业，留校为教员，诸生帖然钦服。当是时，淮军诸将领多以行武起家，谓公名自马上得之，于军学多嫚语嫚笑，文忠虽知之，固亦无以易诸将也。毕业诸生多淹滞侏僚，久之始任用，即用亦不称其才。

公辄转兵间，依功军统领聂忠节公士成麾下，公以东三省与俄接壤，穷冬蒙犯霜雪，乘耜犁周行边界，调其屯垒、鄂博以及山川厄塞，过目而诵，于心如烛照数计。自冬徂春，乃返芦台报命。忠节悉公能，会甲午军兴，凡战术军储多资以擘画，是役惟功军独全，且屡与敌抗，有战绩，论者多忠节之知人，是为公用兵发轫之始。

东事既藏，忠节驻屯芦防，委办军械局，会裕京卿庚出使日本，欲得南北洋具军事知识者与以俱，沟通以中外武学。忠节以公名荐，充武随员。日本军学方孟晋，公以夙所诵习，参伍考证，日与其将校游，如故陆军大将福岛安正、中将青木宣纯等，皆时时过，研览其图籍章制，日积月累，成书数大册，归而上之忠节。忠节未遑深考，乃上诸前大总统项城袁公，则以为鸿宝也，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。袁公方创新建陆军于新农镇，留充督操营务处，公为之集兵学专家，讨论折中，而兵法、操典、营制、饷章以及各项图说，次第成书。与合肥段公，正定王公有陆军三杰之目。袁公练兵，公固与有力焉。迨袁公抚山东，仍以督操营务处率武卫右军先锋队。其时拳匪方炽，济南、东昌、泰安、曹州各属

蔓延披猖、公从袁公后，解散惩治，不旬日而俱甯。时端王载漪柄国，袒拳匪谓之义民。八国联军入京，东省一夕数惊。袁公命公驻德州扼其冲。

先是直隶教民受拳匪之害颇剧，或引联军深入冀复仇。保定、河间、沧州、深、冀一带遍地烽火，独至德州则敛兵不进，如画鸿沟。北方避难者狼狽至山东，公言于袁公，为东道主，且收其材武为己用。袁公因以收众望，举足系天下重轻，公实左右之。辛丑袁公移督直隶，以拳匪余孽之未清，与外人驻兵之未撤也，益锐意练兵，设军政司于保定，分兵备、参谋、教练三处，公则为教练处总办。先设练官营，以张君士钰为帮办，遴派教员修明操法，于是北洋旧有之军与新成之军，教练渐归一律。袁公建议设陆军学堂，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，计十二年毕业，而先设陆军速成学校，以应缓急之用，一委公经营缔造。公于保定建陆军学堂，斋舍、操场以及仪器，自修各室，皆取各国新制。复延聘外国军学家以广教材，而师范学堂、经理学堂、军械学堂亦附设于其中。又于直隶各属分设陆军小学堂，以备中学之选。其时淮军宿将多若积薪，弃之则无以恤前劳，任之则与新者又格不相入。袁公又建议设将弁学堂，仍一委之公。淮军宿将于于而来，年之高者，且逾六十，武职则至提镇，文职则至道员，且有侍卫一班，以宫禁之虎臣，厕于诸生之列，资望既峻，约束良难。公独刚柔得中，四方材俊，一听公部勒举。北洋各学堂造就之众至数千人，今之上而统帅，下而校尉，内而部曹，外而幕职，凡北洋军学出身者，非同学即其门下士也。自公任教练时，淬厉人才，讲求韬略，设陆军编译局，而以武学官书局分布各省。各省言军事者于是靡然从风矣。晚清廷设

练兵处于京师，分军政、军令、军学三司，以公领军学司正使，往来京、保间。逾年，段公祺瑞出督各学堂，公遂入京就职。其入手大旨，则已有学堂学营之行省，统一其教条，未有学堂学营之行省，迅立其基础。一年小成，三年而大备，参合程度，制为章程，使各省殊途同归，畧若划一。公本以军学鸣于时，至是益臻恢廓，中间彰德大操、太湖大操以及直境会操频数，靡役不从，均学术为之发踪指示也。未几，陆军部附设军咨处，以公为正使，又廷议设陆军贵胄学堂，而加公副都统衔，兼任总办，并附设王公讲习所。诸来学者皆世爵懿亲，管理之难，过将弁学堂倍蓰，乃王公贵胄既服公之学，又爱公之诚，久之以师礼相将，无复有贵人状态矣。

宣统纪元，军咨府成立，公为军咨府军咨使，其上有大臣二人。公以军咨使承宣于下，盖已揽军事之大纲，以为得行其志矣。乃先后条陈时事至数万言，大要谓各国练兵，均有注射之的，如甲之练兵，则对于某国；乙之练兵，则对于某国。有所对，则地理之讲求，器械之演习，将校之指挥、侦探，亦必有所豫期。一旦有事，则知己知彼，习惯自然。我国练兵，则茫无所据。既无成谋之在握，岂有胜算之可操，是宜定练兵之宗旨。又谓中国幅员广漠，地势不同，省各几师，多寡未当；且师以省配，各有畛域，非国防所宜是。宜改置军区，择其险要，利其交通，合数省为一区，区各数师，无事则会操，有事则分哨。庶乎全国指臂相使，呼吸相通。至于定教育普及之程，筹通国皆兵之法，筑军港以复海军，辟工厂以造利器，凡其荦荦大者，无不慷慨言之，而枢府一未采纳。公乃愤吾谋之不用，浩然思去其官。值西陵与祭，坠马受伤，方有原配吴夫人之丧，而母孙太夫人又已逝。

世，屡乞假不得请，公亦钳口结舌，随声画诺，不复言天下事矣，然清廷固知公之可大任也。

辛亥之秋，武昌事起，陆军哗变，总督瑞澂出亡，举朝震骇。以陆军大臣荫昌率第一军南下，以公率第二军继之。未几，而以公代统第一军，属第二军于段公祺瑞。于时公叠膺保荐，已官副都统矣。既至鄂捷，于汉口乘胜进薄汉阳，炮线及于武昌督署，其左右之者，则今之李督军纯，王督军占元，陈督军光远也。清廷以功封二等男，公辞不受，惟一以平乱为己任。汉阳既下，鄂事垂定，而湖南、陕西、云南、山西、贵州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广西、安徽、福建、四川、山东各省皆追逐湖北民军之后，或就其督会，或一郡一邑，或一省而至十数处宣告独立，纷纷设军政府，人心已去，大势瓦解。江宁为南北綰毂之区，亦为军所有，事益不可为。汉口碇泊之各国军舰，为保护侨民，组织陆战队，于租界登岸。其领事等往来调停，力劝休战，遂订三日间休战之约，再订十五日休战之约，段公祺瑞以两湖总督来代公军，公遂回京授为察哈尔都统，接统禁军。而和平谈判渐已就绪，段公率诸将要求退位，公以无位则帝号不存，位为虚，政为实，政可让，位不可去，力争累日，故禅让诏书不言退位，而言逊政。然朝旨虽已允行，而满蒙人心则汹汹不能帖伏，讹言朋兴，其主力实在禁军。禁军皆八旗子弟，其人率忠勇强力，训练三年，颇称劲旅。逊政之诏，迟久而不敢发，将待公之安抚而疏通也。

公知其上级将领深知大局之无可挽回，不欲重糜烂，乃进其下级官长、目兵而劝导之。告以朝廷之忧危，国家之破弊，与自古有国者灭亡之祸，徒足以毁宗而殃民。日夜开

诚，军心感化，公乃争优待皇室条件，争待遇满蒙回藏条件。虽不能尽如所求，而裨益于清室者至巨，至此乃宣布逊政，而公之心苦矣。

民国成立，公任总统府军事处长，仍统禁军。盖公于禁军如父兄之于子弟也。元年之秋，出任直隶都督，禁军全体军官合词留公，乃以禁军随行，特授勋一位，官陆军上将，旋兼署民政长。时民权初张，各省登进官更多取才于土著，公独延贤俊，畀以职司，凡曹掾僚属，但问其称职与否，初不限于籍属，其知大体多类此。直隶五河为患，公欲大借外债，兴工修浚，以计百年之利，格于群议未果行，始终以为憾事。莅任之翌年，湖口发难，公驰书规劝苏、粤、湘、赣四省，告以邦基甫定，休养为急，万不可自相残贼，重伤元气，即有小不嫌，何为苦吾民。既已不可休矣，乃奉令任第二军军长，充江淮宣抚使，统所部南下。将行言于袁公，愿以首功让定武军，身率一军由津浦铁路按部徐行，以为后援。定武军倍道由淮扬折而薄江宁，公则以大军驻浦镇，隔江而陈，会师金陵，阅五十日而事平，公不敢自言功也。袁公倚公为长城，给予一等文虎章，复以江苏都督属公，旋任为宣武上将军，督理江苏军务，给予一等嘉禾章。会欧州战事起，或谓中国介于列强之间，非变更国体无以图存，盖醉心于德皇威廉之霸与俄皇尼古拉斯之强，谓是帝国君主之效，而不知其将敝也。于是道路传闻，有项城将帝制自为之说，公以袁公为当世人杰，未肯深信。因具密启，畅论时局，中多讽谕。嗣有事北上，复乘间直陈。袁公指天誓日，力辩其无。事后始知左右密谋，得以少缓数月者，实惮公耳。未几，有人设立筹安会，昌言中国宜采君主立宪制，诡托学

说，函电纷驰，京外士大夫趋之若骛，公独谓此举非出项城意，漠然置之。

先是段公祺瑞以不附帝制，罢陆军总长，外省拥戴寄为军界山斗者，独公耳。二三权要，务欲推公为领袖，以主其事，游说之使络绎于途，公皆婉言谢绝。或怵以危词，亦拒不纳。方江苏请愿代表之都也，公谢不见，或强之，则左右顾不发一言，可以见公之志矣。滇省护国军起，政府议主用兵，公迭电密陈，请勿轻开战祸。实则冀望兵谏者，有以感悟项城，使劫运可以潜消而令名之永保也。于时东南各省先后独立，苏当海陆之冲，愤激选事者争与各省响应，地方几受其祸，赖公有备，事起即平。南京为长江流域四达之区，天下有变，无不被欲兵革，慈公者，谓为叵测，去公之谋益急，内召为参谋总长，欲令回京，旁观多为公危，公处之泰然，不少措意，会所属军民合同请留，不果行，卒之桴鼓不惊，晏然为一方保障，至今吴人德之。项城既逝，公为位哭之甚恻，盖以为春秋之义，不从乱命而从治命。苟利国家，死生以之所以报也。黄陂黎公依法继任，公首通电各省，要约一致拥护，又主张回复约法，召集国会。自西南护国军起，滇、黔之师已及湘、粤，而各省区统兵之官，或逐师自立，若湖南、浙江、四川、广东，旋仆旋起，不可爬梳。公仗义直言，屡有建白，蕲归复统一，以巩固国家，而解人民倒悬之苦。奉令特给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，旋国会补选公为副总统，仍领江苏督军事。时德国以潜艇击沉中立国商船，犯众怒，政府主与协商国共同抗议，行将与德绝交，中外争持异同，靡有定论。公以丁巳二月入京，助段公祺瑞定大计，乃于三月间由国会通过绝交案。方事之殷也，段公以群

议挚肘，立辞出都，公则亲至天津和解，与段公联袂回京，而后自之江苏本任。德既不悛，绝交之后，第二步即为参战，乃国会意见与政府不协，各省督军集于京师，调停无效，公屡电剴切劝解。精口晓音，然政府改组，国会解散，而复辟之谣竟成事实矣。公驰电各省，声明联衔奏请之不实。会段公祺瑞驰入马厂，军中急电，公转告今曹经略使锬，今江西陈督军光远，为段公内应，合力平之。是时黄陂既退位，段公电公速入京，依法代理。公以长江重地，风鹤频惊，须自镇守，而专任段公以讨伐，已则谕定武军宿将以大义，皆受命惟谨，苏、皖间得以晏然无事，公之曲突徙薪有以弭之也。京师事定，公请黄陂复位，黄陂不应，段公及各省督军省长，环电请公即速继任，以维大局，不得已于七月六日允即代理大总统职权，复以段公及各省敦促，于八月一日至京，造黎公邸次再请复位，仍不应，乃就代理之职。其一切大总统应有之典礼，公概辞不受，曰：“余固代行职务者也”。

先是公在南京时，段公电请组织阁员，公以内阁担负责任；如所请，未易一人。既至京师，拱手受成，凡阁议所可者无不可也。惟以素性爱好和平，期与国民求一日之安，不愿复言兵事，与西南诸师函电交驰，声泪俱下。迨和平破裂，长、岳震惊，诸将扼腕裂眦，公投袂而起，欲自将视师，会言者力阻乃已。然终以宇内之不统一。往往私忧窃叹，引为大恨，甚或绕室饮泣，伤国势之危殆，民生之流离，至于长夜失眠，十旬九病，忧能伤人信矣。幸今大总统徐公以十月十日就职；公依法卸任，如释重负。先是新国会开幕之日，公莅两院行礼，归则集文武属僚于怀仁堂，自为演

说。愿避贤路，以候徐公，其言深切。盖民国以来先后两大总统一堂授受，此为纪元。蜚语四腾，有如市虎，流言止于智者，公早有以防于先几也。卸任后，少至京邑，尚与熊君希龄、梁君启超、汪君大燮等议设大学研究科，以资高等学员之深造。公岂尝一日忘世耶？

今年春归河间故里，桑麻场圃略足自娱，与族中诸父老子弟喁喁话旧，布衣草笠，从耕夫牧竖行于陇畔，见者不知其为贵人，人亦往往忘之。说者谓公之平民主义，根于天性。子弟等私幸谓公毕生艰苦，借此颐养，可延年。公则曰：

“世变亟，苟无治本之道，使失所之，民得安其业，何地可为乐土，吾辈其忍独宁乎？”十月复从河间莅津，以旧部十五、十六两师官兵积欠月饷，再至京谋所以安之者，居两月将返津矣。十二月十日忽感寒疾，医治不愈，二十八日夜逾十时，汗出面赤，神气上越，则呼曰：“速为我正衣冠！”易箦而逝。病中谕诸子曰：“家事吾无所念，惟吾长兄子尚幼，汝曹其善视之。”弥留前二日呼亲朋口授遗命，即今所传上大总统遗书及通电，反复丁宁于和平统一之业者是也。公性质厚，于故旧周之无吝色。世言公善自封殖，公尝语人曰：“项城雄主，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议，多为商业，以塞忌者之口耳。”自公治军、督学皆披星而起，无间寒暑，日昃未食，往往十日而九。体素强健，经坠马后筋骨间时作酸痛。汉阳之战或经旬不眠，神观内损，由是劳倦不如少壮。时又好深沉之思，独居冥想，不与人谋，然其推贤让能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即与公习者亦不能尽知也。教诸子以严厉闻，近世高门华胄，鲜不以纵欲败度为当世羞。公长子家遂躬耕于乡，被举为国会议员，公戒以毋骛声气；次子以下皆恂恂

不与人通馈遗，世以是多之。病中谗语，皆国事或兵事，不及其私。呜呼伤已！距生于咸丰戊午十二月初四日，享年六十有二。配吴夫人，继配周夫人，皆先卒。筵室彭氏、程氏，子家遂、家迪。家遇吴夫人出，家迈彭氏出，家遇程氏出，惟家迪早卒。女子四，长适陆军中将领陈之骥，余均未字。孙海岱、海嵎、海岩、海壘、海岛、海三、海巍，以海岱嗣兄。后公之葬未有期，公子家遂属一麟状公行。一麟自丁巳始从公入京，长秘书，其丁巳以前事皆访诸公故人，参以平日所闻，稍加论次，以待世之观览焉。民国九年一月，吴县张一麟谨状。

公孙匄提供

九月十二日至河间集杜诗

(宋)文天祥

乾坤几反复， 乘凌惜俄顷。
怀古视平芜， 令人发深省。

原载《河间府志》

解说：

诗人路过河间，看到昔日的国土已为敌占，不禁联想到令人深省的历史教训。国家治理不善，奸人当道，国事日蹙，敌人就会乘机侵袭，颠覆整个国家。

摘他人诗句拼凑成诗称集句……这首诗是摘引杜甫的诗句凑成的，所以称集杜诗。

白焕宗 李书声